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

临界点³

2017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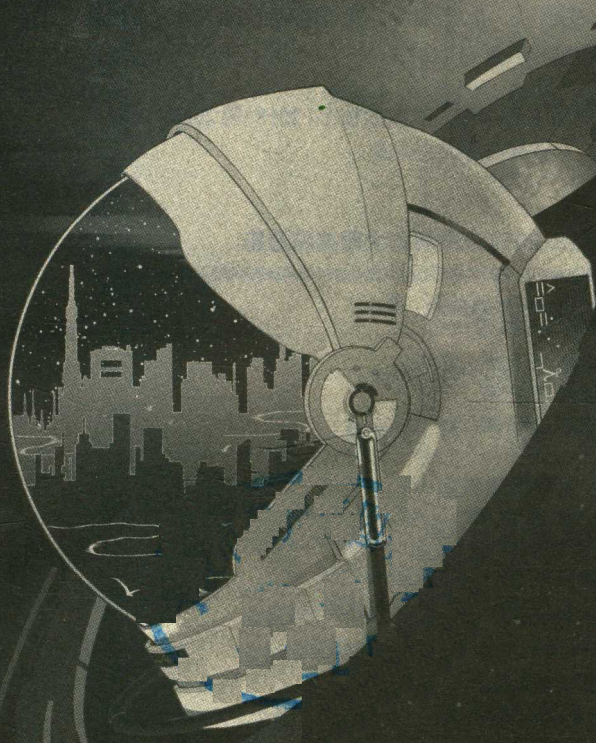
CRITICAL
POINT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

临界点³

2017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



CRITICAL
POINT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界点.3, 2017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 /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229-13620-8

I. ①临… II. ①未…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6891号

临界点3:2017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

LINJIEDIAN 3: 2017 WEILAI KEHUAN DASHIJIANG JINGXUAN JI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

责任编辑: 肖化化 雷可心

责任校对: 朱彦谚

装帧设计: 温玉南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30mm 1/32 印张: 14 字数: 375千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3620-8

定价: 6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六届未来科幻大师奖

第六届未来科幻大师奖共收小说稿件320篇,经12位专业初审评判筛选出26篇作品入围,后经10位终审评委审判评分,评选出6篇获奖作品。最具潜力改编奖经5位专业评审审议得出获奖名单。获奖名单于2017年11月12日未来科幻大师奖颁奖典礼现场公布。

获奖名单:

一等奖

《朝圣》 作者:石黑曜

二等奖

《夜如昼》 作者:刘啸

《种子》 作者:杨晚晴

三等奖

《野史:齐天大圣与大力神杯》 作者:大雪满弓刀

《小机》 作者:王元

《忠臣》 作者:鹿山

最具改编潜力奖

《F计划》 作者:雷小虎

人气奖

《苏醒的虚拟世界》 作者:元元元

《再见,米克尔森》 作者:一根一

主办单位：

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

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成立于2015年9月，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管，以建设富有成都特色、具有全国影响的枢纽型网络社会组织为目标，旨在推动网络文化行业发展，繁荣网络文艺，团结引领互联网人才。

成都翌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成都翌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幻文化为核心的传媒企业，致力于将“科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深入人心。旗下包括“赛凡科幻空间”实体店及周边衍生产品、“未来科幻大师”赛事及系列活动。未来科幻大师奖目前已经举办了7届，培养了多位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坚力量。其开发的三体、流浪地球系列周边产品受到了大众欢迎。

评委名单：

刘慈欣(科幻作家,代表作品《三体》)
韩松(科幻作家,代表作品《地铁》)
何夕(科幻作家,代表作品《天年》)
姚海军(《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
张冉(科幻作家,代表作品《起风之城》)
宝树(科幻作家,代表作品《时间之墟》)
夏笳(科幻作家,代表作品《关妖精的瓶子》)
陈楸帆(科幻作家,代表作品《荒潮》)*
阿缺(科幻作家,代表作品《机器人间》)
灰狐(科幻作家,代表作品《招魂》)

最具改编潜力奖评委：

张小北(科幻电影《拓星者》导演,知名编剧)
卢恒宇和李姝洁(编剧/导演,代表作品《十万个冷笑话》)
张译文(微像文化CEO)
陈思羽(北京蒲蒲壳映画CEO)
西夏(八光分文化影视总监)

赛制说明：

1. 本次未来科幻大师奖设置初审与终审两个环节。
2. 初审环节：投稿结束后进入初审环节，初审评委团由十位专业科幻编辑及作者构成，每篇文章将由最少两名评委进行独立评审，每位评委分别推荐五篇优秀作品进入终审环节，入围名单及初审评委将在初审结束后公布。
3. 终审环节：终审环节稿件为初审入围作品，每位终审评委阅读入围作品后分别推荐三篇最优秀作品，组委会将根据每篇作品的最终得票数颁发奖项。若票数相同则由评委会主席进行决议。评委会主席将在颁奖典礼现场公布。
4. 最具改编潜力奖：由最具改编潜力奖评委团单独评议决定。
5. 人气奖由网站粉丝投票前两名的作品当选。

目 录

三等奖作品

- | | |
|-------|--------------------|
| 王元 | 小机 / 003 |
| 大雪满弓刀 | 野史：齐天大圣与大力神杯 / 036 |
| 鹿山 | 忠臣 / 067 |

二等奖作品

- | | |
|-----|-----------|
| 刘啸 | 夜如昼 / 115 |
| 杨晚晴 | 种子 / 152 |

一等奖作品

- | | |
|-----|----------|
| 石黑曜 | 朝圣 / 185 |
|-----|----------|

人气奖作品

- | | |
|-----|---------------|
| 一根一 | 再见，米克尔森 / 231 |
| 元元元 | 苏醒的虚拟世界 / 242 |

最佳改编潜力奖

- | | |
|-----|-----------|
| 雷小虎 | F计划 / 271 |
|-----|-----------|

入围作品

- | | |
|------|--------------|
| 睿雨 | 你的世界 / 323 |
| 优育王子 | 机器人的思考 / 348 |
| 白贵 | 蛹 / 356 |
| 星轨乙 | 旋律中的记忆 / 384 |
| 瞞慈 | 造梦机器 / 397 |



三等奖作品

小机

王元

题记：

大象死在荒野中，孩子死在校园里。

——王刚《关关雎鸠》

“我赌十个。”

“你对这批新兵蛋子太自信了，起码五十个。”

“老规矩。”

“没问题。”

言罢，我跟悲伤击掌，相继从离地三百米的飞行器跃出。汉斯星重力仅为地球的十分之一，加上轻机甲的支撑和保护，这个高度毫无挑战，就像青蛙从一片荷叶跳到另一片荷叶——喊，这是多么童话的比喻，定是受悲伤影响。他每天晚上像哄孩子入睡一般给我讲《格林童话》。就连他的绰号“悲伤”也是来自其中一则故事：《没有手的姑娘》。故事中，女主人公失去双手，并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悲伤。（他的真名叫什么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林，”落地后，悲伤对我说，“让我们大开杀戒。”这是他的口头语，接着还有一句，“愿上帝保佑你。”

“我只信这个。”我举了举手里的电磁枪。

“那你阵亡之后，去不了天堂。”

“离开这里，去哪儿都是天堂。”

越来越多的士兵跃下，我们迅速集结，然后拉开，分批进发。远处，烟尘滚滚，就像从地平线升腾而起一片乌云。随后，我看到这辈子最抵触的场景，而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使命：成群结队的“螳螂”涨潮般涌来。它们是灰色的，倒三角的脑顶泛着蓝绿色荧光；它们有一双巨大的钳子，可以轻松把人类的肉体剪断；它们一般匍匐而行，钳子就像潜望镜一样高高举起，偶尔近战时也会人立，即使在三米高的轻机甲面前也称得上魁梧；它们看上去就像地球螳螂一样，只不过比地球螳螂要大数倍。二者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嘴巴，螳螂有一个上颚强劲的咀嚼式口器，而“螳螂”的嘴巴位于腹部，所以轰掉它的三角脑袋没什么用，它仍然可以像刑天一样挥舞巨钳。“螳螂”生命力顽强，杀伤力惊人，弱点是弱智，它们只会义无反顾地进攻，进攻，进攻，没有任何策略。

我很快进入状态，冷静开枪，精确闪躲，跟它们正面交锋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绝佳的策略是绕到它们身后——这样它们威力无比的钳子就形同虚设——可以轻松地把电磁枪射出的光束塞进它的屁眼。

一只，两只，三只……

十只，廿只，卅只……

这一区域的“螳螂”终于在惨死大半之后醒悟过来，潮水般退去。

接下来就是收拾战场，焚烧“螳螂”尸体，收殓队友尸块，被“螳螂”袭击的人往往四分五裂，还会被吃掉一部分。它们在吃人类的时候，不吐骨头，嘎啵脆响，就跟吃零食似的。

“多少个？”我看见悲伤，冲他大喊。

“三十个，看来这局我们打平了。”

我在一只“螳螂”下面发现一双手脚，搬走“螳螂”尸体，只看见战友的下半身，他被拦腰截断。我轻轻抱起那双大腿，我知道这样非常

不敬，但我还是忍不住望向他的裆部，那里溷湿一片，“喂，悲伤，三十一个，一共三十一个新兵蛋子尿了裤子，我赢了。你这个礼拜的极乐贴片供给归我了，哈哈。”是的，我笑了，有点泯灭人性，不止有点。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做性命：生活中，我们提倡人性大于人命；战场上，人性永远屈尊于人命。

“小心！”他突然大喊一声。

刚才被我搬开的“螳螂”并没有死透，它锋利的钳子朝我挥来致命一击。

我大叫着醒来，口干舌燥，满头大汗。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白天在医院里，我的复健师对我说的话：最重要的是平衡。

我艰难地坐起来，喊道：“小机。”

屋角涌出一团温柔的橙色微光，可以看清小机的轮廓，接着听见它走动时发出的、有规律的嗡嗡声，然后，灯亮了。

“主人您好，小机竭诚为您服务。”叫主人可不是我的授意，实在是机器本身不可更改的设定。

“倒杯水。”

“是的，主人。”

小机打开门，来到客厅，茶几上有它晾凉的白开水。很快，它端着一杯水返回。水倒得有些满，我接过之后，由于震颤，洒了不少在我的条纹睡裤上，这让我再次想起梦中的场景以及我以为已经距离遥远却时时刻刻纠缠不去的战争；以前在汉斯星，如今盘踞在我的梦里。我举起杯子，冰凉的水灌入喉咙，感觉好了一些。我把杯子交给小机，抬头看见我映在墙壁上的影子，我的脑袋和双手都在不停地抖动，我真担心自己随时都会散架。我知道，我余生都无法摆脱这个频率的折磨，这是战

争留给我的（无法拒绝的）“遗产”。

小机把杯子放回茶几，重返卧室时，手里已经多了一条墩布，它擦干地板，像杵着水火棍的衙役望着我，“您的裤子湿了，请问是否需要更换？”

“你觉得呢？”我反问道。

“您的裤子湿了，请问是否需要更换？”它又说了一遍。如果我坚持让它思考，可能会触发它的逻辑锁，造成人格雪崩。嗯，好像是这个词，我记得那个细心的业务员跟我提过一次，并举例说明之前就有一个小男孩不断问机器人“你是谁”，导致机器人程序卡死，连主板都烧了。不过，机器人真的有人格吗？

“好吧。”我不再逗它玩，这其实挺没劲的。我当然知道，可是我没有其他斗嘴的人选，甚至没有其他交流的对象。我们互相构成彼此生活的一部分：它伺候我，我调戏它。

小机从衣柜里拿出一条运动长裤，放在床边，然后俯身帮我脱去睡裤。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不像刚开始那样，会有一种被异性窥视的羞赧与排斥——因为它被设定为甜美的女声，一开始我总是想破开它的铁壳子，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妙龄少女。作为面具的裤子褪去，露出我的左腿以及右腿的义肢。义肢是钛合金制成，有一层沉稳的金属光泽，看上去比小机更加智能。这提醒我，我是一名获得了至高荣誉的战斗英雄，我应当为此感到骄傲，而不是悲哀。

裤子已经穿到我的膝盖，接下来，需要我站起来，配合小机把裤子提到我的臀部以上。我这么做了，却跌倒在小机身上。小机帮我穿好裤子，双手扶着我，让我稳定站立，慢慢抽回双手，在一旁垂首听命。

“几点了？”

“上午时间，五点零三分。”

“走吧，我们去晨练。”

“好的，主人。”

小机走在前面，我手扶他的肩膀，吃力地迈着步子。不明就里的人，一定以为小机是一只导盲机器人，而我双目失明。

已经是早秋，这个点，天色浓稠如墨，街道上只有默默无闻的路灯无私奉献着微光，偶尔能看见一辆呼啸而过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应该是有人预约吧。什么样的工作，需要这么早出门呢？我们走到社区公园，我仍没想到答案。我十六岁开始服役，对现代社会并不熟悉。在汉斯星度过了人生迄今为止五分之三的光阴，地球在我离开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科技的日新月异，更是生活方式的迥异。我对于“螳螂”的了解远远超过其他人类。我知道它们丑陋的习性，却不知道他们的习惯。他们？应该是“我们”才对。

按照复健师教给我的复健流程，我先做了一些简单的热身动作，拉伸肌肉，活动筋骨，然后让小机站在五十米开外，我努力向它走去。像个婴孩一样，我需要重新学习走路；也像个婴孩一样，我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站稳了，不摔倒，我就算取得阶段性胜利。

我的双手和脑袋还在不停地颤抖。复健师告诉我，这在医学上叫做震颤。我曾在很多老年人身上见过这种症状，盯着看一会我就觉得头晕。现在，我成为他们盯着看的目标。我嘲笑过他们吗？也许吧，他们会嘲笑我吗？

有了一路的走动和刚才的热身，这次我站稳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迈步。义肢非常好用，所以我选择用它作为支撑腿，先提起左脚，踢出去，落地；交换角色，撑起义肢。

一步，两步，三步……

十步，廿步，卅步……

我想起在汉斯星上，我穿着轻机甲大杀四方，利用腾空，步长能够达到五米，那是真正的健步如飞。但这里不是汉斯星，而是地球，我的母星；我也不再是那个生龙活虎的战士，而是一个连正常走动都难以自

给的废人。战斗英雄是荣誉证书和媒体给我的称号，但本质上，我是一个废人。

“最重要的是平衡。”我再次想起复健师的话，“不要走得太快，但也不能走得太慢。要有耐心，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需要为此战斗。”

我感觉不错，再有几步就能碰到小机了，但我只顾向前，没有留心脚下，一颗石子垫在我的义肢上，只是一个很小的外力，就破坏了我的平衡。我一个趔趄，向前栽倒。小机赶在我倒地之前，架住我的胳膊，叫停了我的摔跤。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小机，我这些年会怎么度过。它不断地把我从错位的生活里纠正过来。我一直以为离开汉斯星，去哪儿都是天堂，看来远没有这么乐观。

“我是不是很没用？”我忍不住自嘲。

“不，主人非常有用。”小机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让我原本准备好的悲伤还没亮相就已经散场。

“如果没有你，我步履维艰。不，”我想到更狠，也更真实的措辞，“没有你，我寸步难行。”或者更狠一点，一无是处？我这么活着是为了什么？想来想去，不过是为了活着。还能找到更明亮和伟岸的价值吗？

“没有如果，我从不做假设。”小机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主人。”

“哪儿有什么永远？”它只不过在讨好我，跟小猫拿粗粝的舌头舔你的掌心一样。跟久了，机器人就是宠物。

小机沉默了，一定是把我的感慨当成一句疑问，而它的世界观里，找不到标准答案。机器人会怎么形容永远呢？它不停地运转着，我能感受到它的机壳散发出比刚才更多的热量。

“停止思考。”我下令道。

怎么会有永远呢？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人与人之间的永远，永远都是骗人的把戏。恋人说永远不过是条件反射，爱情本身都不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我没体味过），只有悲伤刻骨铭心。

悲伤。

是啊，悲伤。

我不禁抬头，灰蒙蒙的天空套上了微红的曙光，稀薄的晨曦正从东方分娩。又是晴朗的一天，这个星球上的主角们粉墨登场了。

砰，它在我面前开了花，悲伤第三十四次救了我的命，就像我对他做过的五十六次一样。我们是最好的搭档，是彼此的后盾。形同手足，大概如此。

当然还有其他兄弟。

在我们连，除了我，每个人都有绰号。

当我作为新兵第一次踏入汉斯星的时候，那个来自英国的指挥官跟我们说，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取一个绰号。

“报告。”站在我旁边的黑人兄弟喊道。我替他感到担心。我不知道别人第一次来到汉斯星什么样，我感到莫名的紧张和恐惧。距离地球十几光年，面对凶残的“螳螂”，想想就够喝一壶的。

“说。”

“请问这是部队的要求吗？”

“不，这是我的爱好。还有问题吗？”

“没有。”

“你们最好想一个朗朗上口的绰号，这将陪伴你们整个军旅生涯，直到你们退役或者被‘螳螂’吃掉。如果你们没有绰号，又不想自己取，我可以帮你们，但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好了，从第一排开始。”

我后脑的翻译贴片把绰号翻译成了诨名，也许把我们当成《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

“闪电。”